

## 拜谒聂耳

□刘伯毅

在昆明滇池游玩,才知道聂耳的墓地就在滇池旁的西山脚下。这真是一个意外的惊喜,急匆匆奔去,见聂耳墓地造型庄严,面水背山,景色十分清幽。聂耳1935年在日本溺水身亡后,骨灰是他的挚友张天虚带回上海的。1937年由其兄聂叙伦带到昆明,后于1938年葬于西山华容寺旁。1980年,国家专门在三清阁旁修建了新墓园,1985年进行了重建,并将骨灰迁至新墓园,后又多次修缮扩建。

在苍劲翠树掩映之下,在无数鲜花丛中,聂耳塑像默立,铜铸铁浇,英姿勃勃,西装革履、风度翩翩。聂耳一手放于身后,一手横放腰前,五指微开,头部略低,像是在低头沉吟。与一般墓不一样的是,此墓是圆形的,以墓碑为中心,铺着一圈一圈的石板,似超声波向外扩展、传递,此情此景,很容易让人想起一张唱片,那就是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。

聂耳1912年生于云南,墓地台阶24级,象征聂耳24岁短暂的生命。24岁,这年龄应该是一个充满着憧憬、不知忧愁、享受人生的年龄。可对聂耳这一代人来说,却过早地知晓了人间的冷暖,肩负起民族存亡之重担。1930年聂耳由云南来到上海,1931年聂耳考进了黎锦晖主办的明月歌舞团,1933年经田汉介绍,聂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同年为田汉创作的电影谱曲,得到了大家的认可,开创了我国20世纪30年代革命电影歌曲

## 初心如雪

□羽白

又下雪了。天地间白茫茫一片。大家都在家过年,他却进了医院。

他摔了一跤,骨折了,医生说要开刀住院。他们的女儿陪着他,她回家简单收拾一下衣服和生活用品。

在找旅行包的时候,她突然翻到了一个陈旧的文件袋。这是什么?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打开了这个陌生的文件袋。

这里尘封的却是一个秘密。

她收拾完了赶紧前往医院,从女儿手里接过他的推车,推着他前往住院部,先住院后开刀。收拾妥当,看他精神也还好,她掏出了文件袋:“为什么?”他笑了:“你终于知道了。”“是,为什么?”她不明白。“因为我不想失去你。”他说出了这辈子最动人的情话。她很感动,有夫如此,夫复何求。

“外面又下雪了。”隔壁床病人的妻子从走廊里进来说。他们望向窗外,果真,雪花如棉絮一般,飘飘洒洒、纷纷扬扬。

他们初识的时候天就在落雪。那是二十年前了。他们认识的方式很老套,相亲。他是医生,长相一般,家里还有姐妹,经济条件一般,但胜在忠厚可靠。她是书店里的营业员,长得很漂亮,父母就她一个女儿,很是疼爱。她不乏人追,在追她的人里他条件不是最好的,有的人比他帅,有的人比他工作更好,有的人比他有才,可她觉得一个男人有责任感才是最重要

的先声。

为了谱好曲子,聂耳虽只有20岁出头,却表现了一般青年人没有的责任心和使命感,他深入码头、工地,记录下码头工人、建筑工人喊号子的曲调;他和街头巷尾卖报小孩谈心交朋友,熟悉他们的生活;他还登台演出,体验剧中人物的情感。在半饥俄状况下,聂耳坚守着人生追求,为购买夏天所需的蚊帐,他把冬衣送入当铺,冬日到了他又着急怎样把寒衣赎回来。

聂耳曾创作过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《大路歌》《毕业歌》《前进歌》《码头工人歌》《铁蹄下的歌女》等三十多首流传甚广、脍炙人口的好歌。当然,最著名的是《义勇军进行曲》,每当在庄严隆重的会议上,或在奥运会领奖台,只要一奏起中国的国歌,人的精神状态就会为之一振,情感迅即变得崇高——聂耳的伟大由此足可证明。

聂耳离开我们已经很久了,他走的时候,抗战还没有全面爆发。他活着的时候,并没有想到《义勇军进行曲》会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,他是世界上所有国歌曲作者中最年轻的。西山的鲜花年年盛开,我们也年年在唱《义勇军进行曲》,西山的鲜花会一直开下去,人们依然会唱这首歌。无论时光流逝多久,它的旋律总叫人热血沸腾,假若不听歌词,仅仅倾听乐曲,也知道它是在呼喊、在召唤、在怒吼。

聂耳是永生的,当国旗升起的时候,他永远和太阳一起走来。

走马天下



早春 李斌

## 宝宝

□杨谭

一晃,我家养的狗狗有五个月大了。那天趁它趴在地上装“淑女”,给它量了量,身长85厘米,过了下秤,重8千克。狗狗有正式的名字,有关部门还发了一个专门的本本,但因为重了一个朋友宝贝女儿的小名,所以在公共场合不便称呼。在家里,我唤它,常误唤了女儿的小名,妻近来则干脆唤它:“宝宝”。

宝宝两三个月大的时候,出去时还不习惯被牵着。人家的狗狗一到外面,欢蹦乱跳地拉着主人往前,它则稍走两步便趴着拼死抵抗,我们只好改遛狗为“拖狗”。后来稍稍好了点,但走不了几分钟,便抱着我或妻的腿不愿走,喝不开,赶不动,嘴里还不停地发出“呜呜呜”声。有一次,妻见状试着抱起它,它伏在妻的臂弯里,像极了一个乖孩子。妻说:“应该是它刚满月就离开了狗妈妈的缘故吧。”那段时间,拴狗绳是我们制伏它的法宝,每当他调皮捣蛋我们无计可施时,就给它套上绳子,它则乖乖地钻进笼子,或者躲在窗帘下、沙发背后,一动不动,一副委屈极了的样子。我们看了心疼,忍不住上前安慰它一番,主动给它“松绑”。当狗头从绳套中脱出,它先是四肢尽量向前向后拉伸,然后立起来,前爪再往地上伏一伏,紧接着奋力抖一抖身子,随即箭一般往前蹿去。不到一个月,套绳的招数失灵,想用美味引诱它,然后关禁闭,可它决不上当。

自从宝宝来到我家,我在家里的地位又往后挪了一个位置。每天早上吃鸡蛋时必须把蛋黄给它留着;要是它水壶里的凉开水没灌满,或者它主食以外的“零嘴”没准备好,都有可能招来它的“靠山”的埋怨;每次与女儿视频,它出镜的时间总是要远远地比我长……以上总总,我都毫不介怀,因为自从它来到我家,妻几乎没有不开心的时候,即使有时忙了、累了、烦心了,只要看一眼它无忧无虑加“无赖”的样子,我们的世界便立马会变得简单和快乐!

宝宝是个“姑娘”,越长越漂亮,典型柯基家族的脸型和毛色,整天精神奕奕,性格像吉卜赛女郎。宝宝除了

自己困得睁不开眼睛,不然一直处于“搞破坏”或“伺机搞破坏”的状态。妻曾拍过一张它把客厅搞得一团糟的照片发给女儿,并“抱怨”了几句,女儿说:“它不就做了一只小狗应该做的事吗?”上班的日子,宝宝都要跟着妻去公司,进门第一件事就是冲到早到的员工那儿,把前爪往她们身上搭一搭,算是打了个招呼。有一位员工喜欢用手抚摸它,它便趁机用嘴拱开人家的口袋,看有没有好吃的。有一次,它溜到厨房想偷翻垃圾桶,被我发现后仰躺在地上不愿出去,四条小腿不停地舞动着向我示威,眼睛则机警地观察着我。我没法子,喊妻来处理,妻的脚步声刚响,它就就地一滚,起身便跑,迎着妻做“山呼万岁”状。对于这样的“臭狗”,还能有什么办法?有时候它突然安静下来,我们反而忐忑不安,忙放下手中的活,上前嘘寒问暖,生怕它哪里不舒服。

今年春节,宝宝第一次来到南京,刚进屋就兴奋得像发了疯一般,一口气从底楼直奔至三楼,又从三楼直冲到底楼,一转身又跑了第二回、第三回……一个小时后,它终于成功地冲进了院子里的小水池,成了一条标标准准的“落水狗”。回到启东老宅,那是它最快乐的时光。它在广阔的田野里尽情撒欢,天黑了都不想回屋,第二天天刚亮,又想着出去。记得它第一次看到绿油油的一大片菜地时的情景,开心得直在上面打滚,硬是把原本平展的菜地搞得狼藉不堪。假如它是一位诗人,不知会唱出怎样的诗行?

西边的邻居家有两条狗:小黑和小黄,年龄比宝宝大几个月,它们腿长身瘦,可以自如地穿越我家围墙栅栏。我们有时回家,宝宝在独自疯玩一阵之后,总要蹲坐在场院,注视着小黑和小黄最有可能出没的地方,一动不动,很久很久……有一次,小黑和小黄没有发现宝宝,宝宝却发现了它们,便马上发出“汪汪汪”的召唤声,小黑和小黄闻声后敏捷地直奔它们经常碰头的地方……更多的时候,宝宝独自玩耍或张望远方,那个时候,宝宝的世界一定很寂寞吧?

这世界上,寂寞的又岂止宝宝?

灯下漫笔